

The 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 Its Way towards the World

走向世界的
中国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R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8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1654 - 0

I. ①走… II. ①中… III. ①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①I206.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8614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 ·

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研究

编 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责任校对 / 苏向蕊 曹艳浏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46.25

字 数 / 744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654 - 0

定 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者的话

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迄今已经走过56年历程。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学研究所注重学科意识与贴近社会生活的结合；注重集体项目与学术个性的协调；注重基本文献和理论探索的统一。与此同时，文学研究所也十分注重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力图在把握国际学术潮流的基础上，以求实创新的精神，开创具有大国风范的文学研究事业。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研究所就组织出版了三套丛书，即1957年创刊的《文艺理论译丛》，1961年创刊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和《现代文艺理论译丛》。这三套丛书，格局宏大，计划周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古典和现代的外国文艺理论，特别是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各时代、各流派的重要的理论家和作家有关基本原理以至创作技巧的专著（摘要）和论文，为新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而难得的参考资源。改革开放之初，文学研究所适时地成立了新学科研究室，创办《中外文学研究参考》（后来改为《文学研究参考》）专刊，专门翻译、介绍国外的学术动态，成为学人认识世界的重要窗口。90年代又成立比较文学研究室，组织编写“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近年文学理论研究室又组织编译《西方文学理论读本》。同时，一批学者还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胸襟，从事多种文明的比较研究，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学术交流活动，已经从过去单纯的资料

2 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研究

引进转变为人员的请进来、走出去。可以说，目前文学研究所的学术骨干，大多都曾得益于这种走出国门的经历。他们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在异国他乡的图书馆里发愤苦读、废寝忘食，用多种语言与国外同道娓娓而谈、深度交流，完成一篇篇积学深厚的论文和专著。在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作为文化使者传播了我们的文学理念和研究成果。

新世纪 10 年，文学研究所科研人员的出访交流更突出了“以我为主”的意识。在来访学者逐年增加的情况下，我们的出访交流更具有针对性、选择性和主动性，合作研究领域更广泛，关系更为平等。有些学者还在国际学术机构任职，在世界范围内文学研究的学术舞台上发出了更多的中国声音。

这是一段不该忘却的艰辛的学术变化的历程。2005 年，我们曾与知识产权出版社合作，正式出版《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30 种，其中就收录了包括上述的三套丛书。如果条件成熟，我们还计划整理出版《中外文学研究参考》。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也是这段学术历程的一个片段，它主要展示了我所学者近 20 年来的出访交流的心得和研究成果。

本书的编纂，得到了全所科研人员的大力支持，使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征集了大量优秀文章；石昌渝、孙歌、赵稀方、安德明、贺照田、陈才智和程凯等还特为本书撰写新篇。为了更好地协调编辑出版工作，我们还成立了编辑工作小组，成员包括杨义、刘跃进、高建平、安德明和程玉梅等。科研处郝敏具体负责文学所对外交流工作十余年，并与曹维平等同志参与了本书的策划与辑稿工作。在此，我们谨代表本书编辑工作小组向所有关心、支持我们这项工作的同道和朋友表示由衷的敬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工作小组

2009 年 12 月 10 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 1

世界视野下的理论探索

- 东亚视角的认识论意义 孙 歌 / 3
-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美学 高建平 / 30
- “中国的启蒙是?” “中国的现代是?” 贺照田 / 46
- 附：在跨界中思考 贺照田 / 59
- 从内部殖民主义到少数话语 赵稀方 / 62
-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的两难选择 安德明 / 85

文化间的影响与交流

- 一个有待破解的谜：中国古代戏曲与印度古代戏剧的关系
..... 李 玫 / 107
- 李攀龙《唐诗选》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
 ——日本接受中国文学的一个侧面 蒋 寅 / 116
- 动荡时代的生活史与心灵记录
 ——周作人与松枝茂夫的往来通信 赵京华 / 138
- 日本左翼戏剧对中国左翼戏剧的影响 刘 平 / 154
- 印尼爪哇井里汶沉船几类器物的初步考订及其意义
..... 扬之水 王筱芸 / 168

2 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研究

晚明至清代（约 17 ~ 19 世纪）中国和丹麦的

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李 玫 / 186

比较文学与文学的比较

20 世纪早期上海通俗小说中的西方形象 杨 早 / 203

由意象到图像：母题的生长与演进——海外华文文学母题

研究之一 杨匡汉 许福吉 / 214

思想家的“孤独”？

——关于陈映真的文学和思想与战后东亚诸问题的

内在关联 黎湘萍 / 227

翻译与汉学

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以五四时期为例 张中良 / 251

翻译与性别视域中的自白诗 周 瓚 / 274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群体综述

——以 20 世纪 80 ~ 90 年代为中心 王筱芸 / 288

新语境中的中国学术思考

中国叙事学在牛津的思考 杨 义 / 319

说“玩物丧志”

——对明清之际士人的一种言论的分析 赵 园 / 344

“《诗》亡然后《春秋》作”：清初“诗史”说中的

一个公共话题 张 晖 / 370

女性诗歌：自由的期待与可能的飞翔 周 瓚 / 384

起草：一个原始习俗的文学旅程 李 娜 / 401

大陆文学史上的梁实秋身份问题 张中良 / 424

走出国门的意义

- 走出国门的学术意义 孙 歌 / 437
- 耶鲁笔记（十则）
- 跨文化理解的奥妙 叶舒宪 / 448
- 从想象到实际
- 我的两次美国访学经历和心得 安德明 / 472
-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赵稀方 / 483

跨文化对话

- 听霍尔说英国文化研究
- 斯图亚特·霍尔访谈记 金惠敏 / 489
- 德国民俗学者访谈录 户晓辉 / 499
- 在语言学与古代文学之间徜徉
- 访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系梅祖麟教授 刘跃进 / 523
- “我喜欢中国古典意象诗歌”
- 访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 陶文鹏 陈才智 / 534

异域感悟

- 革命酒吧 董炳月 / 549
- 日本中唐文学会印象 蒋 寅 / 558
- 日本观剧印象 刘 平 / 565
- 赴日文化交流情况 白 烨 / 576
- 哲学的烟斗和怀表
- 记沃尔夫冈·卡尔教授 户晓辉 / 582
- 莱顿大学的开学典礼 王筱芸 / 586

4 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研究

-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出访报告 陈才智 / 592
出访英国记 杨 早 / 604

学 界 观 察

别求新声于异邦

- 介绍近年永明声病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 刘跃进 / 611

殖民历史的叙述方法与文化政治

- 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 赵京华 / 628

全球知识的再界定

- 费瑟斯通和他的新百科全书计划 金惠敏 / 645

走 向 通 融

- 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当代艺术 高建平 / 657

聚合海内外学者之力，为小说学科建设添砖加瓦

-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的编撰始末 石昌渝 / 669

摸索新的知识形态与问题意识

- 文学所“亚洲文化论坛”五年来经验总结 程 凯 / 677

- 附：亚洲文化论坛讲座目录（2005～2009.9） / 688

“文学艺术的哲学问题：中国/斯洛文尼亚”双边学术

- 研讨会综述 杨彬彬 / 692

附 录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出访要目 程玉梅 / 697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年来主办的国际学术

- 研讨会简介 曹维平 / 728

出版前言

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经过本所学术委员会的郑重推荐，将逐年推出本所学者以青年为主体的新作。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有“博士文库”、“青年文库”，这个文库更多的是留下他们在“青年”、“博士”之后继续前行的足迹。基于建所重在出人才、出成果的思路，期待着这里能涌现出一批将来的名家的今日之名作。

自1953年建所以来，我们就执著地追求谦虚、刻苦、实事求是的所风，力戒浮躁，崇尚有根柢的创新。创新而无根柢，易成泡沫；讲根柢而欠创新，易成老木疙瘩；创新与根柢并重，才是我们增长实力、开拓新境的基本方法。文学所一代代学者的成长，都在实践着这一基本方法，避免了不少追波逐流或攻关抢滩之弊，培养了一批为中国现代人文建设做着实实在在工作的学人。如果要我不那么谦虚地说一说文学所的长处，这长处就在于从前代学者就开始了的文献功夫和贯通意识，以文献站稳脚跟，以贯通迈开脚步，以新材料、新思维、新发现，走向现代学术的深处、广处和前沿。因此我们也有理由以殷切的眼光期待，期待这个学术文库成为文学所的学风、学养和学术基本方法的历史见证。有期待的写作与有期待的阅读，其可成为人生之乐事乎？

走进新纪元的文学研究所，总要有一种与我们民族全面振兴相适应的文化姿态和文化行为。小康社会应有学术文化的“小

康”。文学所近期正在启动三项学术工程：其一是这套“学术文库”，主要收集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新作，代表着我们的希望。其二是“文学研究所集刊”，重点发现本所学者见工夫、有分量的长篇论文，展示我们的学术阵容和实力。其三是“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重新汇集出版本所在1950年代以来的重要学术史文献，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以及“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还准备选刊一批重要学者的名作精品，这反映着我们应该继承弘扬的传统和值得珍视的历史记忆。文学所和它的学术委员会愿为这些学术工程付出不懈的努力，以开辟文学研究的广阔的途径和富有生气的新境界。谨请学术界高明之士和新锐之友不吝赐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学术委员会主任 研究员 杨 义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六日

世界视野下的理论探索

东亚视角的认识论意义

孙 歌

一 中国社会既定的东亚视角及其问题性

关于东亚的讨论，到今天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以至于一提到“东亚”，人们就会无意识地感受到某种既定的对象。可是，追究起来，这对象却有些含糊：它是指中国、日本、韩国，还是指中、日、韩加上朝鲜，抑或再加上越南，或者再加上东南亚？我们到底把中、日、韩这个最常见的框架称为东北亚，还是语焉不详地称其为“东亚”？

比起这些地理性的问题来，更难于回答的是在今天中、日、韩三国知识分子交流的时候那个常常逼到面前的问题：中国社会为什么缺少亚洲意识？这是否与中国中心的大国意识有关？

中国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分子常常觉得，与其进行所谓“东亚论述”，不如直接进行东西方对话；或者建立其他的视野更具有现实的紧迫性，比如中国、俄罗斯、印度三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对话，大概要比东亚对话更具有现实性。这是因为，作为一个与东亚、南亚、西亚和很少被作为单位提及的“北亚”地区都接壤的国家，中国很难完全地塞进东亚这个框架中去。“为什么一定要谈东亚？”

确实，如果我们追踪一下东亚论述在中国的兴起，可以发现它其实并不是从我们的知识土壤里“自然地”生长出来的，毋宁说它有很大的移

植色彩。这移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它使得日本还有韩国（或者说是“亚洲四小龙”）进入了中国社会舆论的视野，并借助于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把冷战时期并不一体化的东亚视为一个整体；而日本和韩国积累至今的东亚研究，以及日本与韩国的各种基金会推动的东亚研究项目，都对中国的东亚论述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另一个方面是来自于美国的地域研究框架，“亚太地区”的视野与美国大学里的东亚系框架，都使得东亚变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可以说，为了回应国际上的种种新的趋势，中国的言论界也把东亚作为一个话题，并且越来越觉得它顺理成章的原来就在我们的意识当中。

但是，仔细观察一下有关东亚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形成的东亚视角是相对薄弱的。这种薄弱并不意味着东亚话语不流行，也不意味着把东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研究成果积累不足，而是意味着，关于东亚的研究在中国知识界并没有获得认识论上的相应位置，它并没有把上述种种问题作为需要回应的问题，也几乎没有进行回应；同时，由于东亚研究基本上停留在经验层面，这种经验性研究的本体论对象很少受到质疑，因此，在中国的思想与知识生产的层面上，东亚研究的定位是不清晰不自觉的。在这一基本状况之下，我们可以大致把当下构成了某种共识的关于东亚的视角做一个简单的勾勒。

比较通行的东亚视角，是传统儒学的视角。这种视角以高度抽象的方式把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通过“儒学”的框架统一为一个整体，并且力求论证儒学中最基本的抽象价值观念（例如“仁”、“中庸”）在上述地区的普遍性。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很有限。即使在直观意义上，我们也很难断言儒教在东亚地区具有同一功能，因为我们无从解释为什么同样受到儒学影响，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更无从解释朝鲜半岛在被迫分为两个部分之后，它的“儒学”到底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中起作用的。假如我们把儒学视为已经过去的某个历史阶段的产物，那么下面这个问题将是不可回避的：儒学在东亚的不同国家里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即使在儒学的鼎盛时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儒学也不能够毫无媒介地涵盖三个国家。在不同的国家里，儒学具有相当不同的内涵，它受那个社会本身的历史制约，不可能是抽象孤立的。在近代之后，儒学在东亚不同社会中的潜在功能更加不同，对此，已经有大量的个案研

究可以证实。因此，假如儒学视角是观察东亚的出发点，那么，我们不得不从儒学在各个社会的差异性而不是类似性出发，需要调动的不是直观经验而是对于历史结构的想象力。即使是试图以“传播学”的思路来确认儒学在这个区域内的走向，目标也很难设计为到底谁是“始祖”、谁是“后继者”，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在传播过程中的流变：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在于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对于儒学的“再塑造”功能，儒学从来不可能脱离政治环境以真空状态去“旅行”。如果以儒学为视角建立东亚论述同时又以直观的态度把东亚各国的儒学视为同一个东西，这样的东亚视角将会由于缺少历史和现实性格而变成一纸空论。

其实，在严格意义上说，儒学视角并不必然地等同于东亚视角，这是后来附会的历史叙述，并不能等同于历史逻辑本身。对于儒学而言，东亚的框架并不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东亚这个后来形成的历史叙述框架而言，儒学却是一个必要的粘合剂。因此，儒学作为“今天的视角”，其功能不在于认识“东亚的历史”，而在于力图论证当下存在着一个有着内在结合力的“东亚”。观察一下现有的“东亚儒学”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论述的功能在于通过“儒学”来消解东亚（而且基本上是中、日、韩）的内在差异，以求建立一个统一的相关叙事结构。

第二种关于东亚的视角其实是受到日本影响的。这就是“现代化”视角。把东亚视为一个赶超和对抗西方以求实现现代化的区域，是日本在明治之后一直以曲折方式追求的思路。这个思路潜在地规定着日本知识分子思考东亚时的视角。在今天日本的东亚论述里面，也仍然再生产着这样的思路。在这个思路里，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与其说是对抗西方的盟友，毋宁说是赶超西方的竞争对手。谁代表东亚，一直是个潜在的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成为某种社会公认的意识形态，日本的这种东亚论述也就随之获得了进入中国的可能。通过论述东亚，为现代化在东亚的形态找到某种表现方式，从而也就形成了潜在的共识：这将是东亚成为某个相对整合的系统的基础。但是，作为现代化视角的东亚论述暗含了一个方向性的误区：东亚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将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被加以纵向排列，而各国乃至地区所谓“现代化”的内容差异则被一笔勾掉，“西方模式”以一种同样整合的形式被抽象为某种既定的现代化样板，似乎现代化只有一种形态，那就是以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来完成“福利社会”

的建设。在这个视角之下，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东亚论述暗含着一个进化论的逻辑：处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东亚地区，最终将一同走向同一个现代化目标。因此，先发达的国家必然地把后发达国家的现状视为自己的“昨天”，相反，后发达国家则把先发达国家的今天看作自己的“明天”。

还有第三种视角，这就是关于战争的创伤记忆视角。东亚地区之所以可以构成一个整体论述的框架，有一个沉痛的因素是不可无视的，这就是战争记忆。在二战之前就开始伺机侵略中国大陆并在其后把战火燃向东南亚国家、强化对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的日本，是东亚的一个残酷的“粘合剂”。到目前为止，在战争记忆的层面使得东亚社会获得相对深入共识的，主要是东北亚地区，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进步势力在追究战争责任和正确传承战争记忆方面的努力是不可低估的要素，它使得东亚受害国的战争记忆有可能转化为日本社会变动的外在压力，同时也使得受害国民众的创伤记忆有可能得到某种回应。近年来关于教科书事件、靖国神社参拜事件、慰安妇诉讼、细菌战诉讼、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索赔等一系列事件，使得日本的战争处理问题不得不“国际化”了。这个过程带来了一个并非预设之中的收获，就是东亚的民间社会开始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融合。使得东亚的相关人士跨越国界站在一起，形成了一些共识，这是非常重要的进展。不过，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种进展伴随着相当深刻的内在紧张，而这种内在紧张暗示着调整认识论的客观需求：第一，在讨论战争创伤记忆的时候，个人的记忆只有被整合进国家框架论述中去的时候才能获得历史记忆的形态，而在此种情况下，“国家利益”将构成绝对的前提。于是，在一国框架内不会成为问题的视角，在进入“东亚”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问题。编写“三国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可贵的探索，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在有关历史事件的评价问题上，三国的执笔者需要进行非常困难的协调才能形成相对统一的论述，原因在于“国家利益”是一个很难简单跨越的制掣。问题在于，如果战争这一现代性最核心的事件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同时战争又分为加害国与受害国、战败国与战胜国，那么，问题就不太容易简化为一视同仁的“批判和超越国民国家”。因为一视同仁的批判将混淆上述这些具体状况中的种种历史脉络，在客观上为加害国免罪；但是同时，如果不把批判和否定国民国家作为既定的视角，那么，是否意味着历史书写必须认同于受害国和

战胜国一方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当受害国（战胜国）不止一个，相互之间又有着利益冲突的时候，在整体上使用二分法来处理战争历史，会遇到巨大的认识论困难：这导致人们避开那些纠缠不清的关键性分歧，而抽象地使用“赞成还是反对”这样的粗疏判断来回避问题。这些涉及国际政治学基本原理的问题原本就非常复杂，再加上日本政府在战后受到美国掌控，与台湾签订了单方面和约，从而使得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战后处理工作拖延到了70年代才开始进行，这就留下了大量的遗留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受害国的中国面对了太多的历史头绪，这也就使得中国大陆的社会舆论很难在认同国家框架之外找到处理战争的视角。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于东亚视角的一个挑战。第二，在如何处理战争记忆的问题上，其实各国的有识之士基本上受制于本国的历史脉络和社会思潮，他们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态度并不可能一蹴而就“东亚化”，这也就意味着东亚不同区域的有识之士并没有进入可以一致行动并且建立相互深度理解的阶段。事实上，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东亚的进步人士之间并没有建立共识，特别是在当下冷战意识形态并未真正解体的情况下，曾经分属于冷战两大阵营的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进步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还没有真正跨越冷战想象达成思想上的共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尽管日本的很多有识之士已经对左派史学家考证死亡者数字的做法不以为然，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日本的左翼人士考证死亡者数字的动力不仅仅是为了回击右翼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也暗含了对于“集权主义的中国”缺少言论和学术自由的想象。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舆论对于日本左翼的这种考证方式也缺少历史性的分析和同情之理解，有时会用极其简化的二分法将其归为“右翼”。

如上种种，作为战争记忆的东亚视角至今仍有生命力，但是，它却缺少一些基本的要素，那就是对日本的侵略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战后冷战格局这一历史流动性的关注。特别是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后，20世纪40年代的国际政治势力的组合关系已经完全变为另一种结构，而这另外一种结构恰恰是从二战之中发展出来的，因此，在当下讨论中日之间的战争历史，就不能无视其后的国际局势发展，追究战争责任的工作与关注历史流动性的工作不能截然分开。否则，单纯切断历史很难清理历史逻辑本身；而如果要把战后的历史也纳入历史视野，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设

定问题：东亚（在此，姑且把东亚先等同于东北亚）是否可以简单地视为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朝鲜和韩国、日本的集合体呢？

事实上，上述三种论述东亚的视角，所指涉的对象本来是有所不同的：儒学视角可以涵盖儒学实际发生功能的地域，因此东南亚的一部分区域例如越南、新加坡等应该进入这个视野；而现代化视角则容易把韩国视为朝鲜半岛的代表，甚至导致朝鲜的缺席，同时，这个视角可以涵盖中日朝鲜半岛的时期是比较短的，在国家之间的动态平衡被打破之后，它不得不再被战争视角所取代。至于战争记忆的视角，如果历史性地设定，则很难把东亚想象成一个封闭的独立视角，因为这段历史无法把美国、苏联等排除在东亚之外，更何况美国的军事基地至今仍然还存在于日本与韩国的领土之上，而朝鲜半岛南北之间至今也不过是“休战”状态，“停战”还没有真正实现！至于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关系，至今也仍然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性格，对于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具有不可小视的影响力。

但是当我们讨论东亚的时候，这种种差异却基本上被忽略，从而导致了—个抽象的“东亚框架”的形成。加以日本与韩国的东亚论述暗含了“中、日、韩（有时候是中日朝鲜半岛）”这一框架，它强化了东亚论述的固定意象，且进一步把其建构成三个国民国家的组合。恰恰是这个东亚视角的抽象性，使得本来与我们的历史最为贴近的“东亚”在我们的精神与思想世界中无法找到确切的位置，从而也使得大量有价值的个案研究缺少有效地转化为中国知识界思想资源的媒介。

建构东亚论述的视角，是一个历史性很强的论题。换言之，这是一个流动的、无法固定化的视角，因而，具有很强的变化形态。透过东亚视角，我们可以观察的不是某些固定的意象，而是这些意象在历史沿革过程中的流动状态。恰恰在这样的流动状态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自身主体形成的某些关键环节，讨论其可能变革的方式。

为了建构这样的历史性视角，我希望以今天我们身处其中的“东亚”作为出发点，构想可以相对有效地观察战后至今的东亚视角。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否定前述已经形成的那些既定框架，而是相反，我希望在既定的东亚分析框架中增添—个新的构想，以面对在上述视角中被忽略和回避的那些问题。作为初步的探索，我希望下述讨论可以激活已有的亚洲或者东亚